

The ever

はせ せいしゅう

Hase Seisyu

as

长恨歌

The
Everlasting
Regret

(日) 驰星周 — 著 — 逸宁 — 译

“不夜城”落幕 此恨绵绵无绝期

以达希尔·哈米特《血色收获》为灵感来源 驰星周黑暗世界的顶点

日本推理畅销书排行榜

第一名

系列作销量逾

200万册

系列作同名电影由

金城武 出演

日本最受推崇的黑色小说作家

曾为人气电视游戏「如龙」创作剧本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长恨歌

(日) 驰星周 著
逸宁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Chogonka Fuyajo Kanketsuhen

©Seisyu HASE 2004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8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恨歌 / (日) 驰星周著; 逸宁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33-1615-6

I. ①长… II. ①驰… ②逸…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3575 号



长恨歌

(日) 驰星周 著; 逸宁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邹 璠

特约编辑: 王跃嵩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208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一版 201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615-6

定 价: 3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0

杨伟民眺望着窗外，乌云密布的天空下朱雀门依稀可见。自从他由歌舞伎町来到横滨的亲戚家以来，天空一直都是阴沉沉的，天与地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从这间半旧的公寓房间里往下看，中华街的景象也依然是萧条的。

“健一那个畜生……”他用台湾话自言自语道。

杨伟民的视线离开了窗户，他在客厅里那简陋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是一个寒冷的春天。陈旧的空调吱吱作响，很难将屋子里的空气变暖。可能是因为椅子太硬，加之寒冷，杨伟民的神经痛又犯了。他闭上眼睛极力忍受着疼痛。以前从没有接触过的亲戚为来访的杨伟民准备了这个房子，所以他没有理由对家具挑三拣四。

“健一……”杨伟民又一次呻吟似的说道，伸手拿起了电话。

“喂，是我！”他用北京话对着话筒说道，“你想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杨伟民一边听着对方的电话，一边眯起了眼睛。他不能闭上眼睛，一旦闭上眼睛，刘健一的侧脸就会映入自己的眼帘。随之会出现血压升高，心律不齐的现象。对于一把年纪的他来说，愤怒到头昏眼花这种事是绝对不允许的。他熟知如何克制怒气和憎恨，所以才得以在歌舞伎町艰难地活了下来。

歌舞伎町既是他的异乡又是他的故乡。他的一大半人生是在歌舞伎町度过的，与那条街分享了自己的喜怒哀乐，而如今歌舞伎町也离他很遥远了。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刘健一那个家伙所为。

杨伟民微微地摇了摇头。明明是想压住自己的怒火，可是脑细胞却不听使唤了。也许是因为上年纪了吧，思考能力逐渐衰退，让刘健一占了上风。

对方说完了一通话后，杨伟民叮嘱道：“三天后，没错吧？”

对方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那么，我让你保管的钱一共有多少？”

“三亿日元。”对方说道。

比他想象得要少，不过也不是太少。杨伟民叹了口气说：“哦。那好，三天后请你准备好那三亿。我会带着东西去你那里。”

杨伟民挂断了电话。他将手伸进了上衣的内侧口袋，掏出了半张老旧的一万日元纸币。

这半张面值为一万日元的纸币上印的头像是圣德太子。钱币没有丝毫的褶皱，是从中间被撕开的。这其实是一张符契，在歌舞伎町赚的钱存在了战后华侨的地下银行。进入八十年代后，流氓如雨后天春笋不断涌现出来，但是他没有选择将钱存在流氓那里，而是一如既往地选择了华侨的地下银行。签名和图章是不可信的，开始交易的时候他们将崭新的一万日元纸币撕成两半，将其当成符契进行

交易。但是，那也是上一代人的做法了，现在继承银行家业的儿子不只面向年长的人做生意，所以顾客数量在不断增加。

杨伟民所持有的符契并不是那个地下银行给的。

三亿，对于在歌舞伎町东山再起来说太少了。上海帮和北京帮那些贪得无厌的流氓肯定不会对区区三亿日元感到满意吧。不过最糟糕的下场就是钱被夺去同时被杀，所以除了放弃歌舞伎町之外，他别无选择。

可是，除了现金之外，如果拥有这张符契的话，结果就会大不相同。虽然过去的威望已经消失殆尽，但是这张符契的力量能够给刘健一带来一定的打击吧。

“健一那个畜生……”

杨伟民的手指玩弄着一万日元的符契。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杨伟民皱着眉头拿起了电话。

“爷爷？”

一个年轻女孩称呼杨伟民为“爷爷”。她是亲戚的孙女，叫丽美。日语读作“REIMI”，中文读作“LIMEI”。这是她父母给她起的名字，无论是日语还是中文，读起来都朗朗上口。但是丽美自己连中文都讲不好，总与当地的不良少年混在一起，令一家人很头疼。

“怎么了，丽美？”杨伟民用日语问道。

“爸爸让我给爷爷您送饭。我现在就过去喽。”

“你给我送饭？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

“今天我有空嘛。在家无所事事的话，爸爸又该发火让我干活了。”

杨伟民没有出声，不禁笑了起来。揭穿丽美的谎言也显得无聊。她应该是以送饭为借口，打算找他要零花钱。

“现在吃晚饭是不是太早了？”

“爷爷睡觉不也很早嘛。”

“好吧。我等你，快点儿拿过来吧。”

“好的，我马上就过去。”

挂断电话后，杨伟民一边苦笑一边放下了电话。他把符契放回了内侧口袋中，将放置在桌子上的茶碗端到了自己的面前。这是特意从台湾弄来的最好的乌龙茶，即使凉了也香味四溢。他太喜欢这茶的味道，说他是因此赖在横滨不走也不过分。

门铃声从玄关传来。

“够快的，手头那么需要钱吗？”杨伟民用台湾话嘟囔着站了起来。从腰部到背部的隐隐作痛让他皱起了眉头。门铃响个不停。

“来啦，没那么着急吧。”

杨伟民用手扶着腰向玄关走去。患上这个毛病后他一直坚持服用中药，可是药在位于歌舞伎町自己开的药店里放着。听说那个药店也被刘健一卖掉了。

“健一那个畜生……”杨伟民嘴中重复着这句话，打开了玄关的门。丽美迫不及待地推开门，笑着走了进来。她手中却是空空的。

“晚饭呢？”杨伟民问道。同时他注意到了丽美背后的人影。

那个人影没有做任何准备动作直接撞向了丽美。丽美摇摇晃晃地抱紧了杨伟民。杨伟民没能支撑住丽美的体重，和丽美一齐向后摔倒了。杨伟民感觉到腰部发出一阵剧痛。

“你干什么？！”

丽美的叫声震耳欲聋。杨伟民眉头紧锁，抬头将视线转向那个人影。

“徐锐……”

冲撞丽美的人影，肯定就是徐锐。徐锐是托杨伟民从台湾带来

日本的一名男子的儿子。杨伟民在方方面面都很照顾他，可是他却背叛杨伟民成为了刘健一的手下。

“不好意思啊，杨爷爷。无论如何，健一大哥都想取你的脑袋。”

徐锐掏出了枪。它是中国制造的托卡列夫——黑星。这种手枪从地下渠道大量流入日本，歌舞伎町一带到处都有。

“什么情况？怎么还拿着枪，你是不是搞错了？”

丽美迅速站了起来，想上前揪住徐锐。徐锐用握着枪的手无情地对丽美的脸颊来了一拳。丽美应声倒在地板上，发出了微弱的尖叫声。

“我已经背叛了爷爷。可是，爷爷，您如果也被亲戚出卖的话，那就完蛋了。您知道吧？”

徐锐的眼神冷酷无情。眼中已经不再有浮躁时的青涩和愚昧。与刘健一杀死夏美后的眼神很像。

“健一不来了吗？”杨伟民躺在地板上用台湾话问道。

“大哥他很忙！”徐锐用中文回答说。

“我本以为他会亲自来见我。”

“换做是爷爷的话，你会这么做吗？”

徐锐的声音和他的眼神一样冷酷。杨伟民摇了摇头。没错，就算他站在刘健一的立场上，也不会考虑自己动手的。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杀他，都是一死，不会有什么区别。为此冒风险是愚蠢的。

“爷爷，你还有没有什么牵挂？”

杨伟民听到徐锐的话后，不自觉地把手放在了内侧口袋处的外套上。当他意识到自己愚蠢的行为时，一切都为时已晚。杨伟民清楚地看到，徐锐的眼睛像野兽嗅到猎物的气味似的闪闪发光。

杨伟民在歌舞伎町主宰中国人社会长达五十年之久。不计其数

的人来到这里，又从此地离开。虽然过去歌舞伎町是台湾人的地盘，但是也被上海帮和北京帮取代了。可是，那也不过是几年的繁荣。福建和东北的中国人的数量迅猛增加。数量就是力量。最终，上海帮和北京帮也被驱逐出歌舞伎町。

“请转告健一，”杨伟民开口说道，“他也要完蛋了，如今已经不是台湾人的时代了。更何况他是个杂种，任何地方都没有他生存的空间。”

“爷爷，大哥早就明白这点。”徐锐笑着说道。

杨伟民闭上了嘴。他看到徐锐手中的枪口里喷射出一团火焰，没能听到枪声。杨伟民的鲜血和脑浆迸溅到地板上，同时身体慢慢地倒了下去。

1

曾经有人问我最初的记忆是什么。从娘胎出来后，刻在脑子里最初的记忆。

我清楚地记得是白布。到处都是稍微有点脏、略发黑的白布。只要回想起白布，我就变得郁闷起来。消毒液的味道充斥鼻腔。医院、护士、医生、注射器、抹在舌头下面的苦药。

我最初的记忆是医院，母亲一直躺在病床上。母亲一出院，就轮到住进了医院。那白色的布是用来遮挡病床与病床之间的帘子。只要帘子一摆动，就会露出护士、医生或者母亲的脸。如果是护士，我就微笑；如果是医生，我就哭闹，因为我讨厌打针和吃药；如果是母亲，我就装睡觉。母亲总是以泪洗面。

当时我大概三四岁吧，已经忘了疾病的名字。总之，我患上了很严重的病，治疗费用给家里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之前母亲看病的钱就是借来的，母亲常常哭泣着说：“如果有钱的话……”当时

我觉得我也想要钱。祖父告诉我，如果到国外去就会有钱了。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梦想能到国外去。

现在我仍讨厌医院，一看到白布就郁闷。最初的记忆是痛苦难耐的，我希望在死前回想起的记忆是美好的，这么漫无边际地思考着，之后开始自我嘲笑起来。

我将记忆打上封条，不去碰触。记忆是我的天敌。

这次的工作任务是取枪，然后送到韩豪那里。

韩豪在这次交易中可能与流氓之间出了点麻烦。他认为准备一些自卫的装备是有必要的，其实只是被怒气冲昏了头脑。

我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对日本的流氓亮枪。不过，韩豪很固执，点名让我去完成运枪的任务。

我的经历如同一张白纸。我持有日本国籍，所以不用担心被巡警叫住被要求出示外国人登记证。对于麻烦的工作，韩豪一向都交给我去做。可是，我得到的好处却少得让人伤心。

按照韩豪的指示，我要去大久保的一家由马来西亚人经营的饭店，带枪前来与我碰面的将是福建的流氓。那些家伙的思维方式很简单，而且性子很急。我一个人与他们交起手来着实占不了便宜。

我用手机拨通了矢岛茂雄的电话。

“怎么了？”矢岛拉着长声问道。

他肯定是正仰坐在缉毒办公室的椅子上接的电话。

“韩豪让我去取枪。”

“枪？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明天韩豪要与东明会的家伙们见面。他们是要细算一下上个月

的交易状况。不过，形势好像有点不妙。韩豪做事也谨慎了起来。”

“说起上个月的交易，是摇头那笔交易吧。我们做了秘密调查之后发现，进行交易的净是些跑龙套的小角色。”

矢岛的声音里带着责难的色彩。我可以嗅到他那言外的威胁，他想让我提供更多有用的情报。我吸了一口香烟，平息一下内心涌起的怒火。

摇头，也叫摇头丸。它是一种近几年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很流行的合成毒品。吃了摇头丸后，配合欢快的音乐就会疯狂地摇动自己的脑袋，让人产生进入天堂般的幻觉。

“韩豪那样的家伙和流氓骨干们应该不会出现在交易的现场吧，他们只管钱。”

“你说得也有道理。但是，如果你只是提供这点情报的话，养着你就没什么意义了。”

我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刚刚点着的那根烟已经快全部变成灰了。

“我今晚去取枪，能不能在我背后帮忙监视一下？”

“靠，我是缉毒警察。枪械是我管辖范围之外的。武基裕，或者叫你李基更合适吧？无论怎么说，我想要的是关于毒品的情报。你为此在阴沟里爬行，我则是缄口不言。我只要泄露一句话，你就成死人了。你没有忘记吧？”

我没有忘记，我不能忘记。

“我要做你的奴隶到什么时候？”我压低了声音问道。

在不断溢出的记忆中，绝望和憎恶混沌不清。那是我摆脱不掉的噩梦。

“直到我说‘不用了’为止。”

矢岛那好似轻蔑的声音打断了我的记忆。我挂断了电话，将

烫到手指的烟头扔掉。转过身去，歌舞伎町的霓虹灯已经开始闪烁了。

2

狭窄的街道挤满了行人。系着领带的红脸膛儿是日本人，打扮像学生模样用锐利眼神盯着地面的是中国人，皮肤微黑的是泰国人、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街上没有酱油的香味，空气中弥漫着鱼酱、五香粉和辣椒的味道。

过去歌舞伎町被称为是一个不像日本的地方，现在大久保周边也有了这种感觉，街上的行人大半是外国人。他们比日本人还要从容，旁若无人地走在街上。不过这种景象仅限于平时。出事之后，只要警察一上街，或者听到入国管理局进行搜查的消息后，大久保一带的行人就会减半。

我拨开人群前行，带有抑扬音调的某种语言钻进了我的耳朵。标准中国话是普通话，也就是北京话，但是我听到很多地方的方言。几年前新宿一带是上海人的地盘，如今福建人和东北人在此地很有势力。由于长期的不景气，厌倦都市生活的人们回到了故乡。但仍

有人认为即使面临经济长期的不景气，也比待在故乡强，他们接连不断地跨洋渡海来到日本。很久以前就在歌舞伎町扎根的人们对此则皱起了眉头。但是现实是无法改变的，我也置身于这样的潮流中，只为混口饭吃。

我从 JR 大久保车站出来，朝小泷桥大街走去，马来西亚人经营的饭店就在第五条胡同里。晚上十点的饭店很冷清，喜欢这种饭店的日本人已经吃饱换了地方，只有过了午夜才会聚集到此类饭店的中国人目前还在工作。在这空空荡荡的饭店里，我看到穿着过时且尺寸不合适夹克的两个人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子边上。他们肯定是在等我的福建人。

我径直朝他们走去，他们二人用福建的方言交谈着。明明已经注意到我了，可就是不予理睬。也许他们觉得率先报上姓名会被我轻视吧，真是愚蠢的家伙。

“我是韩豪派来的。”

我在那张桌子的一角停住了脚步。他们两个装模作样地回过头。

“韩豪派来的？”我右边的男人用乡音浓厚的北京话说道。

“是的。我叫李基，请多多关照。”

左边的男人咂咂嘴，故意皱起了眉头，好像对我的北京话有些不满。福建人一向都是这样的。东北人说话的时候卷舌音很多，北京话也有非常多的卷舌音，但是，中国南方人发不好卷舌音。当面对发卷舌音很轻松说北京话的人时，他们会感觉自己被当成傻瓜了。东北人很看不起那些只会勉强讲普通话的福建人。如今由福建人和东北人霸占新宿的两股势力之间，常常因为这么愚蠢的原因而发生冲突。

“请坐吧，李先生。”右边的男人对我说道。他用眼神在检查我

的行头。“我姓何，他姓万。”

“请多关照。何先生，万先生。”

我在姓何的旁边，也就是姓万的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这身衣服不错嘛。很有品位。”姓万的叼着一支香烟说，“在日本待很长时间了吧？”

“差不多十五年了吧。”

我也将一支香烟放入嘴里，先为姓万的点着了烟。姓万的对此感到很满意。我一边吸烟，一边若无其事地远眺背后。店里仍然没有来客的苗头，也看不出除了何、万二人之外的福建流氓藏在暗处的迹象。店里的伙计对我们素不相识，可以看出他们不想和我们扯上任何关系。

“我就开门见山吧……”

我将韩豪给的茶色信封放在了桌子上，信封里装着二十张面值为一万日元的纸币。姓何的迅速拿起茶色信封，打量着里面的东西。

“我们已经和韩先生打了多年交道了，钱的数目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姓万的吐着烟圈说道。从他张开的嘴可以看到被烟油子熏黄的牙齿，牙齿不是很整齐，想必也没怎么用心刷牙吧。

“东西呢？”

他将手伸到了桌子下面。果然与钱不同，把枪拿到桌子上可没那么痛快。

“不要着急嘛！”姓何的说道，“你说你已经来日本十五年了？那么应该与我们不同，你是偷渡过来的吧？”

鬣狗的眼神，彼拉鱼的气味。这两个福建流氓竭力想利用我的弱点敲诈我一笔。毕竟能够拥有正经身份在日本社会中逍遥自在的

中国人很少。

“不是偷渡。如果是的话，不可能在日本居住十五年之久吧？”

“不是偷渡，是什么？你的亲戚是做官的，还是富豪？”

姓万的向前探探身子。烟草和食物残渣混在一起的臭气，如同鬣狗的口臭扑面而来。

“无论是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我现在都不会和你们在这里做今天这种交易了。我当初是为了留学而申请留学签证来到日本的，大学毕业后获得了就业签证。”

我对着他们两个人一通胡说，完全没有必要将真相告诉这些不知何时会袭击我的家伙们。原始森林的法则在日本也非常通用。与其欺负日本人被警察追捕，还不如攻击弱小的同胞，这样欺软怕硬、趋利避害的流氓到处都是。

“持有正规签证的李先生，为什么要和韩豪这样的流氓共事呢？”

“由于同乡的关系，韩豪他很照顾我，我也愿意在他那里打工。即使被街上巡警叫住，也无所谓，因为我有外国人登记证。”我持有日本的护照、驾照以及保险证。证明身份的话，光驾照就足够了。武基裕，原籍为埼玉县朝霞市，现居住地为东京都新宿区四谷。出生地为中国黑龙江省，现在是无职业者，我每个月去公共职业安定所一到两次。我已经有十五年没回黑龙江省了，朝霞市也有十年没去过了。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的经历。我的父母都是中国人、祖父是日语教师，他在关东军的庇护下教中国人日语。日本投降以后，祖父被视为日本帝国的走狗遭到了迫害。想到儿子年纪轻轻的就死了，他下定决心计划将孙子送到日本去。祖父从无知的农民那里购买了户籍，经过修改后，将自己的儿子变成了日本人——战争遗留孤儿。跟着祖父学习日语的孙子也对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憧憬。